

书写人生，筑梦书屋

——读《金兴安研究》随想

□薛贤荣

新华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的《金兴安研究》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书。这本研究文集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文学篇”，下编为“书屋篇”。“文学篇”辑录了25篇文学评论，对金兴安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儿童文学和文艺随笔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透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书屋篇”辑录了24篇文章，对金兴安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农家书屋”进行集中推介和评析。这些文章的作者，有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学老师、资深编辑和新闻工作者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针对性的评述，使这本书显得厚重，异彩纷呈。

坚持创作与创办书屋，金兴安在这两方面都摘取了沉甸甸的果实，收录在《金兴安研究》一书中的所有文字，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作为我省的知名作家，金兴安的创作成果得到了众多名家的交口称赞和社会认可，在北京、合肥、定远举办作品研讨会的时候，各界众多饱学之士济济一堂，真可谓群贤毕至。金兴安文学创作四十年间，作品研讨会开了好多次，最有影响的，还是“《安徽大采风》首都文学界座谈会”。那是1998年12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北京举办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周明、鲁光、李炳银、袁厚春、杨匡满、何西来、傅溪鹏、缪俊杰、田珍妮、刘茵等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高度评价《安徽大采风》给首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送来一份原汁原味的精神食粮，使广大读者看到一个改革开放20年的锦绣安徽。

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金兴安以书屋的形式感恩桑梓，并长期坚持下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刘延东副总理就金兴安创办农家书屋作出重要批示：“金兴安同志用自己的积蓄和藏书建设家乡农家书屋，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动了乡风民风的改观，为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精神值得赞扬。”社会各界也一致为金兴安的感恩义举喝彩。

该书封底，印了金兴安的一段人生感悟，文字不多，内涵却十分丰富：“人生的一辈子就是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感恩。学习使人知理，感恩使人明事。”这段感悟也是他对人生心路历程的基本总结。

金兴安所谓的“学习”，指的是深入生活，勤奋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金兴安在全国各地百余家报刊上发表大量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校园微型小说》、《自鸣钟》、《我曾飞过》等10部文学专著。金兴安所说的“感恩”，就是他为了感谢父老乡亲养育之恩于2004年捐书捐资在家乡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农家书屋（作家书屋）。14年来，书屋荣获了中央、省、市、县多项荣誉，成为全国农家书屋的成功典范。这正是金兴安的出彩之处。《金兴安研究》一书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作家人生事业的全貌，呈献给读者一个真实而全面的金兴安。

金兴安的成长之路是极为艰辛漫长的，他在上小学二年级时不幸父母双亡，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的酸楚可想而知。但苦难没有压垮他，反倒造就了他以后的不屈与坚强。他自幼爱好文学，可在那书荒

的年代很难见到一本文学书籍。直到1977年，金兴安谋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差事，他在图书资料室里第一次见到了雨果、高尔基、鲁迅、巴金、茅盾等中外名家的著作，他如饥似渴地读啊读，久而久之，读书成了他的习惯。他的灵魂跨越时空，与先哲贤们对话，与文学大师们切磋，既陶冶了情操，又增长了学识，他的内心有了冲动，开始练习写作并向报刊投稿。随着一篇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的发表，随着一部又一部作品集的问世，他终于默默地写出了名气。

在金兴安的全部作品中，儿童文学占有一定的比例，因而又常被人称为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儿童小说和儿童戏剧曾多次获奖，儿童文学作品《校园微型小说》一再加印，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1993年6月1日《安徽日报》在头版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校园微型小说》座谈会的消息。

书屋的创办最初源于感恩。2007年7月，金兴安说服家人，把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和数万元稿费奖金拿出来，甚至连给儿子结婚用的2万元也一并拿出来，投入到创办书屋的事业中去。“感恩乡亲办书屋”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共鸣，领导支持，作家捐书，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王蒙、张锲、邓友梅、何建明、廖奔、蒋子龙、贾平凹等名家有的题词，有的捐书，有的撰文，都用不同的方式大力支持。其中许多宝贵的文图资料已收入书中，使这本《金兴安研究》更加厚重，更有分量，更有影响力和更有研究价值。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读张武扬《独立于时光之外》有感

□许文彩

吴冠中先生曾说：“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鲁迅，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态，越到晚年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想来张武扬先生应该没有这样的遗憾。

海棠花落尽，收到了张武扬先生的第五本散文集——《独立于时光之外》。书香四溢，封面远山近叶，淡雅如菊，凝聚着武扬先生的心血。这本书还在筹备之时，武扬先生很是谦逊地将设计好的封面发来让我看看有何不妥之处。当然，这令我诚惶诚恐，但也足见他对本书的厚爱与重视了。

一书如人。通览全书，颇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之感，可见其主人视野开阔，胸襟旷远。武扬先生是穿着布鞋的文化贵族，上承先秦两汉散文悠远的脉络，下袭“五四新文化运动”强大的基因。他的文笔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包含着古典审美韵味。“无一处是古人，而皆古人至处也”，将文化回归到人文正脉上来。他携带着纯净的艺术想象，在孤独中快乐地享受着文学之梦。他平和地与身旁的文化精灵对话，在它们的指引下，糅合自己的信仰、文化背景、民族性格、思维习惯、审美情趣等，将日月山川、宇宙星辰化为散文的笔墨，让洪荒变得生动起来，滋润着枯竭的心灵。其行笔恰如天马行空，凡叙事、议论、写景、抒情，无不挥洒自如，涉笔成趣，却又始终恪守初元，形散而神不散。

武扬先生的文字表现力极强，所抒发的感悟总能引起观者的强烈共鸣。书中许多文章是在行走，那些文字是行走过程所引发的内心触动与感悟，在精神的弧度促成心灵的碰撞以至提升和丰满自己。如《触摸拉卜

楞寺的质感》一文，文章骨肉齐全，内容丰富，有知识的普及也有灵魂的迸发。“领悟是岁月在圣者心中的穿越，安详是直照心底的暖意，再次读它之时，忽然觉得，融合在蔚蓝的天空与无边无际绿色之间的拉卜楞寺，是夏河的文化符号和历史剪影，是属于甘南草原和中国的，我只是一个过客，一离开就恍如隔世，莫名地遥远起来。”这或许算是一种寻觅，把常常被忽略的或者未曾发现的东西寻觅得。虽不是深幽孤峭，但一直在向意蕴丰沛努力。

武扬先生在《留在岁月深处的记忆（代后记）》中说：“长期以来，凡是有感觉也有时间之际，我就随手写点什么，已成为一种习惯。就这么一篇篇积累着，颇像农村养鸡的老太太，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四散的鸡蛋一个个捡拾起来凑成一小筐。数点一下，这已是第五本散文集了。”这真是难能可贵啊。世上之事就怕“认真”二字。如今这时代，似乎文化理想断了层，似乎散文也没有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崇高的位置，似乎文艺已被边缘化了，谁还能坚持创作，谁还能坚守心灵的家园呢？时代给出了正能量的答复。如武扬先生之辈，便逆水行舟，溯流而上。他们或意深义精、切于实用，或记人记事、直抒胸臆，时而议时而论，于平静中觉醒与回归，以心灵对话的方式复活一道道行将逝去的风景，重铸民族魂魄。

文人的尊严取决于态度，武扬先生在努力艰难地践行着、捍卫着、传播着。人的一生交往过多，然知交至友，当引坦荡者。武扬先生可当之。

落花时节逢《独立于时光之外》，幸之又幸——幸运、幸福。感谢！

心语

□石泽丰

我不知道故去的祖父有没有留下过什么遗嘱，要是留下了，我想我的父亲一定将它记在心里。父亲当初对我的教养，就是期望我长大后能成为村里的一个有力气的人（我小的时候，他每次向我碗里夹菜，总要说上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多吃一点，长大了力气就大一些）。叔父们对我的期望更是如此，要不他们为何总是向我说“养大侄儿换换肩，养大外甥溜一溜烟”？哪知后来跳出了农门，没有如父辈们所愿。

我当年考取的中专只是委培，三年之内要为我挣一万多块钱的委培费。那时父亲每次开口向叔父们借钱，叔父们都这么说：这一万多块钱，无论花在什么事上都比花在我学习上强。这种婉言的回绝，让父亲愁眉苦脸。只有我坚强的母亲，总是在三更之时披衣起床，一个人趁着昏暗的灯光焦虑地纳着布鞋，以此来补贴上我欠缺的学费。

我工作之后，父亲才略略地向我说了不愿让我上学的原因：是怕这些家产没人继承。

谈到家产，不怕别人笑话，除了父亲一直使用的那尾木犁和不知道哪位祖辈留下的几个破衣柜之外，其他的一无所有。这算不算是祖业？又算不算是家产？

父亲知道我将是不要这些破烂的家什，他有时便沉默地面对着它们，像是有千言万语，却没有说出口。尤其是在我叫他把这些破烂的东西扔掉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我，这种眼神仿佛是四面的高墙，将我隔离成孤身。

这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离家去上中专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去坟院看望祖上，送去些清茶淡酒，整修一下他们的“屋”，还挂了好多好多的纸条。看着一坟院白色的纸条在风里舞动，我就觉得有一种亲情在风里飘啊飘的。再看那些没人光顾的荒坟时，就为自己感动一路，心想延续是多么好的事情。母亲叮嘱我要多磕几个头。多磕几个头是什么意思？是我要离家了，请祖先们原谅，还是祈求祖先保佑我在外一切平安？母亲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我走的那天早晨，她为我背着那个打着补丁的背包，脚踩晨露，一路泣不成声地把我送到村口，然后用一种祈求的眼神对我说：“出门在外，要吃饱穿暖，有空多来几封信。”我知道母亲对我的离乡很无奈，只有父亲，像深秋里一棵落光叶子的老树，站在野外一言不发。

父亲老了，在上次的来电中说道：“你为工作忙我知道，其他时间我不盼望，我只盼望你在祭祀的日子里，能回一趟家，为祖上烧点纸钱！”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但话语非常沉。这时，我流泪了。